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李

延壽

劉瓛弟璉

族子

明僧紹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劉蚪子之遊

之真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

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
陽尹素祭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璫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負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璫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表祭誥璫微服往哭并致賻
助齊高帝踐祚召璫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
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又謂璫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璫曰
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璫士故自過

人救璫使數入而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璫為
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璫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璫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
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璫兼授
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璫終不就武
陵王暉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璫為暉講除會稽郡丞璫徒
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
與張融王思遠書以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在念生平

素抱有垂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鳳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崇養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縵縷或復賜以衣裳表緒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己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至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以許汝得連年一許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廩迹中一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魯而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瓏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為瓏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

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造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
並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
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
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
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
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
此山常有鴿鶴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
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
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
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
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
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
感動木石瓛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
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壞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
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摺拾三十卷
瓛弟璉字子璠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
豫中為明帝挽郎祚建元初為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
與僚佐飲自割鷄炙璉曰應刀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

執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暭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暭目送曰美而豔暭曰斯豈君子
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裝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
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暭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暭夜
隔壁呼暭暭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暭怪其久暭曰
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暭入侍東宮每上
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
雖處閤室如對嚴賓而不及暭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瓏族子也父駱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
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

許年駱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夫監初終於
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書誼過秦琅
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瓏儒學有
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璉齊武以
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
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巳 變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
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
顯 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

試點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
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
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 此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

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
曹兼吏部都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
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
驃騎都陽王記室兼中書 又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
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也又白師子超魏人

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 宋文讀之無滯考按年月一
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
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
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
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
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
父在府不得言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
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
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貞長舊坐子羨恣臻臻早有
名載北史

顯從弟穀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
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
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 紹字休烈平原南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襲百
里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
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
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
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
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有雲石舍欣玩水石竟不

州城秦始皇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
泄於 年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
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
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
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
曰不食周粟而食周祿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
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
道風字任依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

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數之人政當鑿坏以
消若辭不獲命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道還攝山建栖霞
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
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齊將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
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笏纒冠隱者以為榮焉敕海封延伯者高行士
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徽能言玄仕宋
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
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征桂陽累至驃

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
懷蚤誕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暲亦好學
才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
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
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
達舉袂成帷比屋之吐又無下僕豈予所謂看國善惡故
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
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
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

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柘上書薦
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柘曰聞山賓談書不輟
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
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
事比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
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
在州所取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
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經租其宅入官山賓不自

理更市地造宅照明太子園祭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
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但事屢空聞攝宇未
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
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後原
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
乏困負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瘰
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
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
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
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

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
 五卷子寒字與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
 姚令山宿第少遊字處默亦知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
 曰我不言明得尚書更喜朝廷付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
 之亂奔魏仕比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
 南度雖晚並有名仁自宋至梁以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以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
 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
 之餉麥百斛易謂曰走獲鹿於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
 衣馬騶曰月之由也自耕之坦休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

今不受以文義自樂安... 易飲其風贈以鹿角書
 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題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
 聞巢許今覩臺高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
 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失
 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其之仕齊為編令政有
 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黔婁至... 往臨沮界時
 以為仁化所感徙尋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講疾黔婁忽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八悉驚其忽至時易疾
 始二日醫云欲知羞劇但嘗糞甜... 易泚利黔婁輒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
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
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梁臺建黔婁自
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更分與僚
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為
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四郡太守在職清素百
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
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
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劉洽國子博士

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無散騎侍郎卒第於陵

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五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
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申謝朓宗夾抄撰羣書子隆代
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
於陵與夫獨留經時喪事亦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
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
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
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之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
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古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
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有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陪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楛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傳弘東海鮑至等沈約文音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事闡綏

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與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或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言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予不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且棄俱為蓋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自亦頗有或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及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啻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

且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友志實之類或羽謝生豈三千
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不傳故玉璫金銑反為拙目
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鎔銖覆量貧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
淫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退章甫琴履之人望閩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何以煙墨不白受其驅染紙札
無信任其搖髮甚矣哉文去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
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疏斯文章之冠且求作之指模
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必以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
必莫絕領袖之者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
丁建一其商推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且類彼汝南
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
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
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
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貨汝命
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
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
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

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髮俱白隱宋泰始中
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
拾斷穀餌犬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疑為荊州教辟虬
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
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
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軍束帛之命詔徵為
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疾病三
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
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石之建武二年詔徵國
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書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
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遊

之遊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
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遊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
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遊小字白僧伽福德兒
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
之吏部尚書王澄嘗候任昉遇之遊在坐昉謂瞻曰此南
陽劉之遊學優未仕火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
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
表昉令之遊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

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遊之曷憲臺奏彈皆令
之遊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
室之遊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章獲竝稱強記之遊
與討論咸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
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
自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遊在荆府常寄居南
郡忽夢前太守表冢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
之遊後年 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
就筆歎曰豈默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
恐陋 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秘書監出為郢州

行事之遊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
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
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
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遊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
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鷓鴣棹二枚兩
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
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
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
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

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
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
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
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
次而古本相合為次摠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
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
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
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
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

淮陰毅毅伏劔周章邛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
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
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
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
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
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
春秋義比事論書詳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立明傳
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
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蒼之傳左
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

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
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真景試欲推尋若温
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遴
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
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
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
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
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
及之遴遇乱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
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

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選字三

善數歲能消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
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
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
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身

之身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之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身帝曰之遴必
以文章顯之身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大學博士仍
代兄之遴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
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

王節度諸軍之身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
摠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
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夫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
之身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
而已父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為文吏所抵官
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身似之帝感悟乃封為
臨江子固辭不拜之身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
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遊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到郡
太守上問朱异曰之身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真夫馮小
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足

僕射出入今者之身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
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
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琳琳平
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身弟之遲位荊州中從事
中 作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
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於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虜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
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揚公則為湘州刺
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
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

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
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與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
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衆焚之前湘州
鎮軍鍾玄紹潘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
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又留
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
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
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
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
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使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
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遠見妙時主
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天自古哲王屈已下賢
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
亦宜哉

列傳第四十

六史五十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一

李延壽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勸弟昌

勸

勸

勸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象子德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

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
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
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
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為廣德令武帝起
兵行會稽郡事項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寒嗣崇之仕齊
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
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
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
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
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

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
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
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
儋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
內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
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
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
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
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
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

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
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為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
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要為邊患可因此除
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楯若悉
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
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雷舊擊志於潺溝大
破之景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脩葺
城壘中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
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

月加祿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
人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密甚隆軍國大事皆
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
詔景以為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
揚州固讓至于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
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
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
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
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
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

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
始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
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
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
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屈于江
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曇下詔
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錐門生故吏莫識之後
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
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
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從廣州

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
以送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斫山村有
一老姥以槃擊鮓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
擊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統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
每平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豪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
實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
一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
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匡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
帝著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

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
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平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
止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
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
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
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勸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
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
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迺害勸弟勸勸字文祗封東鄉侯
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言勸弟勸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
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弟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

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
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
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
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及陳武禪
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
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
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
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身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為兖州德惠

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
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
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
祇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
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卬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
嘗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
平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
門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

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
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
仁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
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
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
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胃孫出郡悲泣不自
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衛
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

建武中卒武帝踐祚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
竇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
竇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
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
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
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兵帥楊元秀攻取
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
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
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興晉陽之

甲誅君側之罪懿不荅旣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
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
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
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
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
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
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海長
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
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
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竝

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寢崇戊辰乃始贈第一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

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帝

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一歲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薨謚曰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申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春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矢射矢天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亡賊

乃夜追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為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為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為尚書左

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
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閉
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
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爲南徐州刺史侯
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
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
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
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
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立禱必從後
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汝州
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
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
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賞
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江者意
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宮庭內遂有香橙不置遂
獨武帝末知之以此爲行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
與神交也

歐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
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今韶說城內事韶
能入久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
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書
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
最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題
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
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
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
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

牀踐蹋有饜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
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
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
賊任約所禮謀召都陽嗣王襲約反為所害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
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
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
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
郡頗有資產丹乃斂數百萬買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

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不悅乃悉為還之為建康正
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
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
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限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
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
北侵使南康王會理摠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
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圍
進取救曰存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
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筵石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

汎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即

作寒山堰以

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

慕容紹宗赴救明

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

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

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一

此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

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

矢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

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

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

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

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

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

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

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家

南還明醉不能與衆軍

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

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

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

渤海王高澄禮明甚重

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

一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

魏主亦友先王此甚是梁主

今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

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

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

果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

稷淪涕哀泣不捨晝夜魏平

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

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

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眾送

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

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

為大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

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

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

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

於是梁與東度齊師北反

明不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

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為

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

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大傅建安王

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求為蕃國

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

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

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

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
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
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脩文德以來
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辛武
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
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衛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
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衛陽郡王謚曰
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
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

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
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
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
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
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
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
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救

還蕃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犄角
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
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
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
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
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
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夫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
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
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止人以為言數十年所

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乃多違朝制諸將
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接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
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
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
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
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
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
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
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
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

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
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
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
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
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
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揚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
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
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駿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
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

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
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
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
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
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
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
對乃繼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
子太傅八年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

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

當此猶恐顛墜汝何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

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矢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

情方更敷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失履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

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床
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
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竝有
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
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二十人許可知者
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

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
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字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
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

置軍實晉廷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
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
登堦又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
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家屠牛兼好弋獵齊
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
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
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
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絕內火籠
中即詠竹火籠曰楨榦屈曲盡蘭麝氣盈銷欲知懷炭日

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
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
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
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
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
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
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瓊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
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家子弟多縱
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
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

正則為劫殺沙門徒嶺南死洪為其父瓊奏繫東治死於
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
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
王北侵正德輒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
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
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
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
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敷非
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敷列卿之女誘為妾媵我
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然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

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
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
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
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
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
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
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
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兖州在
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
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讐聚蓄

米粟宅內五十間室竝以為倉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
為墾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
姦心景黨徐思王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王至
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
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
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
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
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
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
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

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
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
人相佞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喜
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三
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揮刀欲滅賊元
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待中
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憫其泣矣何嗟及矣
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
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
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
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
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
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
準於眾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
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上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
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
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劍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
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
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
人恒於第內私城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
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
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斬山顧通室招誘亡命
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
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
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
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
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愛處後知非朝議表求

